



文溫州文集卷之三

奏議一陳言

弘治戊申陳言

太僕寺

聖政十事

臣生居草莽竊祿

聖朝十有六年矣自愧學庸性

拙畧無分寸補報

朝廷每家居慮及收淚太息而

已恭遇

皇帝陛下居正體元繼明而作聰明睿智

邁越前聖孝友恭儉出於天性設施興復協於人心

剛而無虐寬而有制威而不殺制喪雖止於百日而

哀慕不已大事則稟于

兩宮而斷制合宜天下臣

民莫不拭目以觀

德化之成將復二帝三王之盛

也臣遭逢盛時進

表來京又得觀

日月之清光



不勝欣忭敢不竭愚戇之萬一臣聞古之聖賢盡心知性繼天立極道德侔天地功澤冒九有聲名洋溢于後世者由其極深研幾思患豫防謹其始而慮其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書曰謹終於始伊尹之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又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肆惟王其疾敬德皆謹始之意也伏惟 皇帝陛下育德春宮於帝王之學已無不究 祖宗成憲已無不知臣民艱苦美惡已無不燭是以於哀疚之中即能專斷於百寮所不思及老儒耆宿所不能議者天下人民無不警動臣愚戇猶有所慮者誠不

識時宜之甚者也然野人知曝背之可獻則臣不容默矣臣亦知 陛下盛德謙冲必無自足之心也用是輒肆狂妄昧死條陳十事以聞

一理性情以贊化育

臣竊謂天位於上地位於下人物處其中天地不能以自為人物不能以自生必賴 聖人者出作之君師以位天地以育萬物書曰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易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帝王者誠所謂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也其重其大如此不越乎一心所具所發之性情耳性得其中則天地位情得其和則萬物育何者念慮未動之時暗室無人之境常加

敬畏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凜乎如朽索之馭六馬如鏡之明如水之止無一毫私欲無一毫偏着如天上地下一定不易則天地位矣故曰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及其感也曰喜曰怒曰哀曰樂曰賞曰罰發之情應之事皆得其當則萬事理天下寧謐而萬物育矣故曰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洪範曰皇建其極即位天地以贊化育者也故西山真氏曰皇極建則舉世之人被其澤而五福隨之堯舜之民無不仁且壽者此人君所當嚮慕也故曰嚮用五福皇極不建則舉世之人受其禍而六極隨之故桀紂之民無不鄙且殀者此人君所當畏懼也故曰威用六極書曰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又曰神人以和百獸率舞又曰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咸若是皆舜禹位天地贊化育之驗皇極以之而建者也此理性情以贊化育在 聖明今日之存心也伏願 聖明不以是為陳言而忽之天下幸甚

二審學術以求治道

臣竊謂 帝王之學與臣民之學不同儒者之學與詞章記問之學不同與異端諸子百家之學又不同何者 帝王之學曰誠曰敬曰仁曰義曰寬曰致中和曰建皇極不越乎身心之間而已篇章詞翰雖美不足稱也臣民之學則非日積月累瑣細檢括不可成也不然無以為出身之階矣儒者之學惟格致誠正脩身齊家行之為事業言之為文章不卑小官不

陋田野不徇時以逐利規祿而補益政治深矣詞章之學善吟詠工著述而已而於政事漠然無干記問之學考驗古今事實而已而於政事卒然未之有合者舍此之外則異端諸子百家之學尤其支離逃遁背於政治者也若不審其學之異而緊謂之學則恐不能得政治之準的也儒者之學不可一日無者也詞章記問其次矣臣民所學之正固皆不出此三者然皆稽首趨於朝廷矣陛下兼而用之以任輔弼以備顧問以備辭令何待躬自檢閱焚膏繼晷瑣瑣於編簡之間也日惟召儒臣以講求所以爲政之具學術之切要者耳如五經四書固皆爲治養心平天下之要法而鑑得失定賞罰莫切於春秋平天下莫切於大學贊化育莫切於中庸言政事莫如書而立政無逸伊訓其切而要者理性情莫如詩而七月幽風抑之詩其近而不可忽者禮記雖散亂無統而大戴禮踐阼一篇實有益於君德三代以下著述最多無如金鏡錄宋儒著述最良而篇章無如西銘史書無如通鑑綱目規諫無如真西山大學衍義擇此數書之要者日與儒臣講論而力行之則不必泛及他書博覽充棟而自優入堯舜禹湯之域矣此審學術以求政治者正聖明今日之急務也伏願加之意焉天下幸甚

三廣言路以防壅蔽

臣聞川決導使之流臣民疾苦導使之言誠以天下

之大生民之衆政事之繁近而左右儉邪蠱惑誣下罔上遠而奸雄盜竊挾勢苛虐朝廷何從而知遠民何從而訴故設言官或以指陳時事或以匡救得失或以開陳善道言路不廣則朝廷壅蔽甚至指鹿為馬者容或有之自三代以下未有聽諫而不治者亦未有塞言路而治者也言路朝廷之血脉也言官猶醫也古者公卿至於列士獻詩以寓諷比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矇誦瞽史教誨親戚補察耆艾脩之而后王斟酌焉是皆所以廣言路防壅蔽也賈山之諫文帝曰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况惡聞其過者乎故人主不患不尊

惟患不聞其過不患不聞其過惟患惡聞其過舜禹古之大聖人也舜好問好察邇言禹拜昌言所以後世莫之及矣茲者伏覩二次明詔所云誠有以知陛下廣納言之路正臣子願言之日矣臣竊有疑焉蓋先帝及以前明詔曾載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今止及言路官員次惟止所在官員言本衙門利弊臣愚不知近習左右之人好為隱蔽而致然歟不然則陛下在衽衣之內不能遍覽而使然歟不然則新政之初正宜開四門達四聰以來天下之直言以示天下無壅蔽而迺為是狹隘乎往事已矣臣伏願陛下勅在廷公正大臣或翰林院官將成化元年以來至二十二年諸諫官及大臣章疏逐一選擇取其

識達大體議論正當有關風化有益 朝廷言之有
 驗先晦後明一時屈抑者今別等第列為簡編政事
 之暇命執事者讀之一過果合 聖慮生者不次擢
 用死者贈謚有差及今以後言之有理者以次施行
 言之不當者置之不問言之干冒者亦在優容如此
 則言路不待廣而自廣矣此廣言路以防壅蔽正
 聖明今日之至要也伏願 加之意焉天下幸甚

四謹好惡以杜姦佞

臣竊謂 帝王之尊無欲不遂人之欲投獻者亦無
 不至惟 人主好惡向背之間爾若好德好學則儒
 者至好諫則直言至與夫好貨好色好淫巧好技藝
 好佚遊好宴樂好馳馬試劍好珍異則無不至者唐

太宗曰人主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
 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輳以攻各求自售人
 主少懈而受其一危亡隨之此其所難也 陛下即
 位之初好德好學好直餘皆一切斥絕之遠去之此
 誠社稷生民之福 臣竊有懼焉者誠恐萬分有一於
 此則釁孽之萌將有作於眇絲之間出於防慮之外
 者蓋前日無賴小人閒散無聊日夕觀望投間抵隙
 千緒百端惟恐 陛下好德好學好直不為前日之
 事也小人之情盤結陰柔惟欲 陛下之歡以僥倖
 其富貴榮顯而於 聖德之累何所恤耶如魚臺縣
 縣丞孫頊肆為凶言欲以逢迎獻諂此正觀望便佞
 者也幸 聖明察而不聽處之以寬仁深得罪疑惟

輕之意不然必大加殺戮其如 先帝何其如 聖德之累天下之議何書曰有言逆於汝心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求諸非道此之謂也此謹好惡以杜姦佞者正 聖明今日之至德也伏願 加之意焉天下幸甚

五察幾微以檢身心

臣竊謂事之著顯暴白者易見事之隱微潛細者難知然易見者由於難知者之發露而事之善惡無不自隱以至顯也幾微者一念之形於心者也易曰幾者動之微通書曰動而有無之間幾也朱子曰幾者理雖已萌事則未著蓋一念初動即從而省之察之曰公乎私乎善乎惡乎若為天下為社稷為後世有

益於國家有益於身心則公而善矣必克之行之若為一己為翫好為私怒私喜無益於天下社稷於後世則私而惡矣必禁之絕之不得形於言於行則心自安身自檢矣書曰安汝止維幾維康其弼直維動丕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先儒釋之謂心者人之北辰辰維不動故能綱維乎二十八宿心安所止則能樞紐乎萬事幾微之不察則爵賞刑罰有時而失節矣堯舜之精一執中禹之安汝止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謹獨周子之幾善惡皆聖賢檢身心之要法也古語云涓涓弗壅將成江河毫末不伐將尋斧柯此察幾微以檢身心者正 聖明今日之學的也伏願 加之意焉天下幸甚

四庫全書
溫州集卷三
六率

舊章以正風俗

臣嘗讀孟子有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又引詩而斷之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臣三復斯言以爲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究心於此也蓋自太祖太宗以來列聖相承之法制文爲若皇明祖訓等書堯舜禹湯文武之典謨訓誥嘉言善行後世一一遵而行之豈不坐致太平柰何無學術者則曰何必做古好浮說者則曰古不宜於今好宴安者則曰太使人拘執好更張者則曰何必蹈襲舊規所以書逾多而天下之理愈昧法愈密而天下之人愈難守官愈冗而天下之

事愈不治貪冒徼倖者進廉退自持者遠人心日汙風俗日下伏願陛下究心舊制若可以爲天下國家常久之計爲生民造福者勿拘衆議一一舉而行之推之而上堯舜以來之嘉言善行所以教養天下者日延師儒而講求之在於必行以振頹靡則天下無不遵王之路矣此率舊章以正風俗者正聖明今日之始務也伏願留之意焉天下幸甚

七簡賢材以充任使

臣竊謂天生人君以教養天下亦必生賢才以資任使自古帝王之治天下雖堯舜禹湯文武之大聖亦必舉臯陶稷契伊尹周召以爲臣而後教養斯民垂光後世也然一世人才自充一世之用皆散處天

下 人主豈能一一擇而用之惟擇大臣為急朱子曰人君以論相為職論相而求其適已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不取其可畏則失職矣今 朝廷之上雖無相位亦有相職諸大臣是也秦誓曰若有一箇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此誠所謂大臣也若其騁言語騁文章沽名檢恃才辨皆小丈夫也伏望 陛下擇休休之大臣居於左右任以輔弼則自能進賢退不肖矣曰名檢曰德行曰文學曰才能曰治民曰治兵無不引居於指使之間各得其當矣故曰 人主以擇大臣為急大臣以薦賢為急

今之薦賢何其寥寥不黨與則勢要請託不請託則親舊不親舊則賄賂欲望得真才以克任使可乎伏覲 明詔有曰軍民之中有懷材抱德堪為任用隱於山林者許府州縣正官從公舉送吏部以憑核實考用不許徇情濫舉此正 陛下求賢之盛心也但恐冒進者多必加親試如漢武帝之擢董仲舒則倖門不開矣今之人材皆銓選自吏部吏部者周禮謂之天官如天之至公無私而後可任斯職也伏望 陛下時與各部大臣面議黜陟觀其當否可以占大臣之賢不肖也再乞 勅左右大臣人各舉其所知者一二舉之不當至有贓罪舉主亦當有罰如此庶可以網羅人材而國不謂之空虛矣大槩君子難進易

四百六十七
退小人易進難退今之內外文武官負驗其出身同
歷俸淺深又同功績亦同而陞轉之驟顯者必其貪
冒倖進者也其始居要職或在繁劇歷俸又深又無
過失而反陞任閒散此必廉正自守者也若言官以
言去部屬有司以執法結怨去尤其可惜者 陛下
以此而參究之則思過半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書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又曰君子在野小人在
位民棄不保此之謂也此簡賢才以克任使正 聖
明今日之治要也伏願 留之意焉天下幸甚

八崇寬厚以懋德化

臣竊謂海之浩瀚者由其納百川而無間乎清濁地
之博厚者以其載華嶽振河海而承天之施自古帝

王未有不以寬仁厚德繇延世祚者三代以後世祚
促者無如秦隋五季蓋不得此道爾書曰克寬克仁
彰信兆民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臯陶曰
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宥過無大又曰罪疑惟輕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
有司則寬仁厚德者寔 聖王養民治天下之常道
也賈誼上漢文帝疏曰導民以德教德教洽而民氣
樂道民以法令法令極而民風衰又曰湯武置天下
於仁義禮樂而子孫享國二十餘世皆此謂也此崇
寬厚以懋德化者正 聖明今日立萬萬世無疆之
休也伏願 加之意焉
社稷生民幸甚

四百里
九勤政事以戒宴安

臣嘗伏讀太祖高皇帝御制資世通訓書觀之君道章曰勤曰敬復釋曰勤所以晝夜不忘於事不息於當為敬者不遑暇日此正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啟迪後人之深意也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誠可以上繼堯舜禹湯文武下範百王者也書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又曰夙夜罔或不勤又曰慄慄危懼若將墜于深淵是雖言之異而心同者也今天下之大庶務之繁人之仰之戴之者比與上古已大不侔所謂一日二日萬幾者過之矣人主其可一時少休以曠天職耶况人心易放難檢心之好宴安如水之無隄火之燎原不至滅絕天理傷害人物者幾希矣古人謂宴安為醜毒程子曰纔放肆則日就曠蕩正此意也伏願陛下自朝至夕凡政令之得失政事之可否民事之緩急人材之黜陟日與廷臣講議務求至當舍此之外討論古今治亂興衰之蹟窮其所自畧不以一時置於逸樂如此則心不外馳而自無宴安之累矣天下幸甚

十飭武備以禦侵侮

臣聞危不生於危而生於安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否者泰之極也故易之豐則戒以宜日中泰之上六則示以城復于隍此古今盛衰循環之理惟聖人灼見其幾微而有以斡旋造化也堯舜之世治日常多

者知此道也。今天下太平，四夷向化，臣僕黎庶罔不恪恭，乃職。臣竊有所慮者，以武備未脩故也。臣竊聞邊帥多出倖門，雖智勇過人，亦與時偕行矣。又聞每營卒不過三二千人，輒置中貴一人，謂之坐營，其隨從之人食啗脂膏者千緒百端，况戰必驅之，當先功必取以自用，人心懈怠，莫此為甚。南京操備雖無坐營之人，而侵刻之弊大畧似之。臣曾印烙騎操馬匹，而有以知其然矣。操練之軍三四而做工，辦納月錢者居其六七，騎操之馬二三而迎送假借，候於人之門者七八，中間老疾瘦損，又居八九。將之能者十無一二，而貪冒柔懦狡猾者十之七八。一旦有警，碎首何補。然中官監兵自唐中葉之弊，古未有也。故雖

郭子儀、李光弼為將，猶致敗者屢矣。宋之童貫，尤其近而著者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誰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言能治國家，誰敢侮之。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今之將兵，般樂怠傲甚矣。伏願聖明考究。太祖高皇帝舊規，歷代帝王兵備得失，與夫選將監軍之法，沿革惟宜，使緩急有備。將帥得人，翰畧閑習，則何患乎侵侮之來。故曰：有備無患。臣所以敢昧死為陛下陳之也。以上所言，自世俗觀之，不曰狂妄，則曰經生常談。不曰迂腐，則曰不識時宜。不曰泛言無補，則曰重複錯亂。然臣之所學，不過五經四書所知，而尊尚者不過三王五帝之事，所欲

三百八十三
溫州集卷之三
十一
盡者愛 君憂國之心故於當言者不惜其繁蕪重
復也舍是以告則非臣所知矣况 陛下即位以來
所行者寔有邁於漢唐宋之英君多矣臣又豈敢以
三代以下之事告耶故寧失之陳腐不敢謬為時俗
更新之論寧失之重復泛言不敢遺漏以效苟簡伏
惟 聖明憐憫少寬斧鉞之誅以來天下之昌言臣
不勝戰慄冰兢之至

文溫州文集卷之三

文溫州文集卷之四

奏議二陳言

辛亥上言馬政三策

太僕寺

臣一介庸夫職司牧圉凡百頽靡略無寸補且羞且
忤自揣不當廁身於 聖明之朝顧乃苟延六載實
當退黜之時尚敢違越強進一言以圖免死不足以
補報萬一也 臣聞立政貴乎簡實至於繁偽當痛絕
之教民貴乎明信至於欺罔當嚴禁之然始自簡實
也而勢不得不至於繁偽必原始以善其終始教以
明信也而勢不得不至於欺罔必拔濯其故以救其
弊古之聖王所以有裁成輔相之道裁成以制其過
輔相以補其不及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為

政之道與時相宜而後可以無弊可以有為也臣竊聞太祖初年養馬始於滁州牧監次寄養各府州縣而鳳陽府淮北州縣固未嘗徧及也北直隸山東河南固未始有馬也當時馬少不有輔相之則無以垂洪業今則馬既繁矣不有裁成之則無以纂成功只今馬政之弊兵部大臣日切于懷劾舉無遺漏矣皇上亦嘗聽而用之矣識者亦嘗慮而言之矣臣等亦嘗奉而行之矣有司亦知謹而畏之矣而馬匹不大加增州縣無有積餘之馬非行之無法也法之難行也非督責之不嚴也督責之不能加也非下之不忠其事也力不能堪也正猶負擔者力非烏獲而使舉百鈞雖大加鞭策將至絕筋破骨斃而後已試以臣分管地方言之鳳陽一府滁和二州總計七百七十四里實在事故種馬并駒四萬二千四百七十二匹大約每里養馬五十七匹有零一里率以百戶計之兩戶養馬一匹其間土民官員監生生員軍匠逃移人戶十去三四其實不及一戶今槩作五丁養馬一匹民無遺力矣况又繁於臣地方者多矣然而課馬之數日加增益民力日漸消耗若欲以實在之數全徵於民民必不堪為上司者心固知之不過曰且具數造冊耳何至全徵下民亦窺伺曰勢未有全徵者也從之報數耳州縣付之書手下民亦托之書手今年科半駒明年科一駒今年解倒失馬明年復徵虧欠馬弊如焚絲莫可綸理富者憂貧者竭

小民無知固受其害至於官吏亦不知孳生虧欠倒失轉收轉除新收正收爲何物試問之則茫然曰是書手有數也是上下不明以虛而相持也故比較常行官吏寧爲之受辱追併畧繫小民必爲之逃移今各州縣既無孳畜馬匹又欠備用馬匹拖欠愈增虧欠愈繁民日覬覦寬免官府付之無奈故其勢不得不至於繁偽不得不至於欺罔也今又減去備用馬匹一半民心歡悅如釋重負而病根未療則繁偽欺罔恐不能全去也臣知而不言臣亦欺罔之尤者也譬今之養馬以盂盛水水溢多矣而盂不加瀦也今之科駒猶辟地植樹地不改辟矣計歲月而加倍其植之數數增而樹弱矣土瘠而生意寡矣事既窮而

不通以優恤之典法行而事益敝民困而馬益減喫緊蘇之二三年間未便可復况又遲遲待年臣益知死無所矣故不畏斧鉞謹陳鄙見今爲上中下三策或擇地而行之或擇人而授之或因時而處之然言不足以經世謀不足以圖遠人不足以取重伏望皇上矜臣愚戇少寬誅戮將臣所言勅兵部大臣公議于朝言或可采先令有馬地方巡撫巡按等官訪問于布按二司于府于州于縣有知識官員如此減免如此追徵比舊有無利害於民有無便益於馬有無增耗於馬政有無可否各陳所議然後再付之大臣將欽定馬政條例通行斟酌所宜取自聖裁果不可行臣死亦甘

一設官廐以蘇民困

古者寓兵於農三代以前馬政未始有也公馬付之
校人而已周衰孝王命非子養馬于汧渭之間而古
法漸廢魯自僖公衛自文公詠之詩歌而馬政益廢
大槩養之於民非井田之制則不可行井田廢而尚
欲養之於民是猶去模範以爲陶冶蓋亦難矣且兵
農不分馬匹人各自力不待督責而行伍自備兵農
既分養馬實無善政矣故養之於民莫若養之於官
自漢唐宋以來馬匹獨盛於唐而敝於宋者蓋唐乃
養之於官而宋獨責之於民耳唐惟張萬歲牧馬乃
至馬有七十餘萬匹開元以後王毛仲爲廐使亦有
四十餘萬匹外此二人即至狼狽宋命陳堯叟領議

馬政尚可調度至王安石呂惠卿改馬於民間而馬
政遂不可支吾至有安石相誤之嘆遂至南渡以後
益無所措手矣若養之於官使官得其人如唐之張
萬歲王毛仲宋之陳堯叟則馬自蕃息養之於民雖
有張王輩不過巡行督責比較而已而民之貧者逃
者豈能舍死以贍馬哉即今州縣貧難逃亡十之二
三而得過之家亦因貧者是效是則雖張王輩亦無
如之何必欲馬政蕃息固非養之於官不可而一旦
大爲更張又恐彼此相誤爲今之計莫若先令大府
州縣量其里今民力及今退出艸場便於水草去處
設立馬廐計每一里養種課兒馬若干匹每廐設官
一二員官府爲之收貯草料按月關支則分管官員

四百五十一
江州集卷四
常川督責比較科駒之法一如舊制如有成效日漸於府州寬敞去處加設厰房其於不堪養馬府州縣出備草料及於行太僕并苑馬寺務必遴選得人使人人皆竭忠效勞而無朝進夕黜之患如此則民可不勞而馬政自無不舉矣此策之上者也

二立節制以敦培養

夫馬資於民民資於財力財力備而後馬得以蕃息今府州縣欽給官員馬匹須三十丁餽養者實我太祖高皇帝舊制當時立法亦推度詳審必如此而後可以資給也至於欽定孳牧馬匹榜文則曰江南一十一戶江北五戶亦必如是而後可以孳牧耳蓋江南地狹民稠江北地廣人稀故又今別其詳如

此亦豈不經心而泛泛然者如兩京太僕寺每年起俵備用馬二萬匹若得好種騾馬四萬匹好種兒馬一萬匹所生之駒豈不足辦起解之數蓋因連年馬匹浩繁難以檢束故責實之令難行上下偷安買陪為常民不勝其困苦矣年復年日復日所謂尾大不掉者也舉今南北直隸山東河南養馬地方若限以五萬匹種馬為起俵正數再加二萬匹種騾馬四千匹種兒馬以備緩急調度總計不過七八萬匹散之於今養馬地方民力必寬馬數必實除二萬匹起解之數其加添二萬匹騾馬每年亦必存積一萬矣况六萬匹好騾馬豈止兩年一駒而已且以南京太僕寺所轄江北四府三州計之養馬里分約二千有餘

每里大約不過養馬十匹內除四十戶共養騾馬八匹再除一十戶養兒馬二匹其餘五十戶尚可領養多餘及存積馬匹假如滁州一十二里常年起俵備用馬二十匹標作正數已定再加種騾馬二十四種兒馬五匹總之不過四十五匹除每年揀選所生堪用兒駒起俵若騾駒數多即令買換此外加添二十四匹所生該駒十匹亦必買換兒駒存積在州以備他處饑饉撥派補俵此三十匹駒每年必定要足不可缺少此外孳生附餘之數則不必限其兒騾矣如此則民力易於賠償官府易於追併積之年久雖不能如古者蕃息之盛而亦勝今之畧無存積矣若以今年減半較之則其功效又有不同者蓋民力既寬則所

積益多矣此策之中者也

三權損益以因故常

竊惟孳牧蕃息固有賴于騾馬而騎操備用實不賴于騾馬議者必以騾馬多而後生養蕃息正不知騾馬必資於人力若得所養則生駒蕃失所養則併斃而已亦理之必然今百姓之力莫不累於騾馬而馬政之廢亦莫不由於騾馬今之弊非騾馬不多之故正坐騾馬太多而民力弗能舉耳且又科筭虧欠每一州縣少則四五百匹多或三四千匹以今罷敝之民而當此虛繁之數一旦追之何所措手此臣所謂力不能勝必至絕筋破骨而後已焉者若以上中二策不足以備緩急權令兵部查今各府州縣原額騾

馬各若干量其州縣大小虛實民力相應必如洪武年間養馬戶數而增損之自今以後騾馬不必加添常加選換而兒馬每歲必足其數若生有騾駒隨令買換及退出不中馬匹隨即易換好馬存積各州縣以備調度如此則民力亦得少舒而馬匹亦不至太耗矣此策之下者也

去拘泥以精選換

蓋法令密民固不能作姦而拘泥太甚法亦有所窒礙如騾馬不能生駒兒馬不能拏馬比比有之今必欲反覆驗勘奏請方行買換固以革弊而畏牽制憚煩瑣者往往中止民不蒙惠馬皆虛耗為今之計凡養馬府州縣處所着令今管寺丞督同府州縣掌

印官不時揀選遇有飄沙不堪拏馬及生駒矮小不堪騎用者即便買換就與印烙遇有倒失隨即買補所養所生必歷歷堪中好馬蓋馬匹數少易於揀選民不敢隱匿年終比較不許似前寬縱如此民知該追該買之數而馬政得以實用吏書之弊亦得少息若既減免馬匹而不以此法行之則無馬之弊又勝於今日矣

正典祀以祛民惑

夫治民事神有國有家者實不可忽民之淫瀆于鬼神猶教之未明耳舜之所以絕地天通其以是夫臣見各府州縣俱有馬神廟每歲管馬官致祭間或正官與祭但其木主混淆堪笑堪鄙亦或設塑像三四

位中則三目六臂紅髮號曰馬明大王旁則又曰水草大王木主則曰司馬溫公之神有曰伯樂之神又無祝文絕非禮儀不無遺誚如蒙乞 勅該部查照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之典 須降儀注祝文通行養馬府州縣各該掌印官主祭如不該祭亦乞禁約拆毀廟像斯不淫瀆于鬼神使後世亦有所矜式也

太僕寺陳請四事

代本寺作權印時

臣等

欽奉成化二十三年十月初十日

詔書內一欵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欽此欽遵臣等今將本寺合行興革利弊開坐具本專差直隸

滁州典史陳鉞親齎謹具奏聞

一馬政乃

國家重務而備用馬匹又邊方不可缺

者今自成化元年至成化二十一年止批文共二百張不能完銷究其所由固是各府州縣管馬官員闌茸不職兼以每年南北二京俵馬往還動經五六箇月而府州縣掌印正官畧不以馬政為重輒委經歷知事及吏目雜職等官暫管此輩惟知湏索何暇用心提督間有原委及暫管官員方欲整飭又被正官或設辭阻撓內以制其僚屬外欲沽譽小民致使兩不克濟伏覩 欽定馬政條例一欵倒死種馬虧欠馬駒俱在年終完備如是不完府州正佐首領官吏決打二十管馬官吏加等痛治欽遵已久比年以來

為因災傷不曾比較正官遂以馬政視若無干且如
 淮安一府共欠批文八十一紙屢經催償其原經知
 府韓邦問陞任叅政去訖代任知府范珠稱說前官
 積累致將管馬官成桂占恠不與比較見有分管寺
 丞案行在彼拘取至今未到臣看得各該司府州縣
 正佐首領官吏任內但有錢糧一應未完事件九年
 不許考滿况馬政重務明有太祖高皇帝欽定前
 項比較條例今各該官吏不經本寺及兵部查究徑
 自考滿以致馬政廢弛年復一年脫有邊警事將何
 及如蒙乞勅該部行令養馬府州縣正佐首領官
 吏如遇三年或六年九年考滿之日除虧欠倒死被
 盜等項馬匹完有三分之二方許起送其起解馬匹

批迴但有一紙未完決不許其起送雖吏部亦不得
 推舉若遇管馬官公出或事故有缺申呈本寺止許
 正官帶管決不許委首領雜職等官妨誤馬政如違
 聽本寺叅究每年於三月俵馬之後本寺另造府州
 縣正官欠馬數日文冊二本送兩京兵部轉咨吏部
 考究庶馬匹易完而無委官侵漁之弊矣

一本寺坐派南京光祿寺珍羞良醞二署并司牲司
 拽磨擠乳牛隻及南京內府酒醋麪局供用庫
 孝陵神宮監拽磨碾等項牛隻逾年於各府州縣養
 牛人戶取解除神宮監所取不多外其前各項拽
 磨擠乳牛隻因無定數往往解納未久輒稱倒死瘦
 損等項不堪連取無厭照得各牛俱是養馬之家帶

四百六十八
養一遇解牛所養馬匹無人看管且係鄉里愚民不識事體甚至每牛一隻連使用銀二十兩者有之及各該內外衙門退出瘦損無乳牛隻又行本寺取撥各處空戶領養有牽趕在途倒死輒便變產陪償疾苦無訴如蒙乞 勅兵部計議體量南北二京光祿等內外衙門供辦繁簡計議於南京前項各衙門每年所取擠乳拽磨碾實該用牛若干寧再量與附餘若干定與數目此外倒死等項再不得泛濫多取其有瘦損等項退出牛隻查照騎操不堪馬匹事例免取空戶領養止令應天府領去變賣銀兩收庫待犒勞夷人并開科筵宴於內支用如此庶民得息肩而供應亦不缺誤矣

一南京操備馬匹頻年奏 准於本寺關領令各府倒批交送南京兵部轉送守備案令大小把總驗收經越官旗四五處使用殆遍方得中府經歷司手本回部掣取批迴以致解人并吏累死者比比有之見奉南京兵部劄付據鎮江府申稱丹徒縣欠成化八年分馬一十五匹原係吏典鄒昶群長孫寧等管解俱被追徵相繼身故無從陪納欲行勸借無干馬戶出銀補數每馬一匹收銀二十兩該南京兵部減去五兩較之在京備用馬匹尚多五兩只此一節南京操備馬匹比納在京備用馬匹難易可知人民豈勝冤苦見今南京又 奏討操備馬二千餘匹若照舊例交納不無死者相枕事亦難完乞 勅該部查照

在京操軍領馬事例轉行南京大小教場缺馬官軍如遇給領江北馬匹各給該府經歷司印信文憑前赴本寺聽候關領若江南馬匹不便過江本寺轉委堂上官一員前到南京地方一體給領如此庶馬匹易完而解馬人戶俱不失所矣

一本寺每年該徵應天府并鳳陽等處各該衛府州縣首着種子共四十餘石各照額定斗石不等數目各另起批赴寺倒文前赴南京御馬監上納轉運赴京緣前項種子各該地方原無出產未免納戶收買且不真正間有南京鋪戶販得在彼湏用價銀二十餘兩方肯賣與一石却又揀和別項相似草子在內本寺亦難識認其府州縣官因見糴買艱難使用

繁重只得加倍科銀交與納戶其到南京上納之時多被攬頭誑騙累年不得完結况又出自養馬養牛人戶十分苦楚設使親自交納鄉里小民乍入內府驚惶無措如又被人惑誘不免所費愈多如蒙乞勅該部轉行直隸巡撫巡按等官查勘前項種子是否本地所產果無出產明白回奏或體量出產地方價值若干再加一二脚價共定與每石銀兩若干以後止令各處收解折色銀兩不必轉運徑自赴部完納庶官得實用而民無濫費矣

陳言禮儀三事

溫州府

臣 濫居牧守日夜驚惶思圖安集人民鋪張 聖化柰何才鈍識暗深負委託然有所見而不敢擅行有

所行而人莫尊信論臣之言不識時務或以為可緩
 原臣之見欲正民心則甚為當急故雖不能興利除
 害亦足以善俗行教伏望 皇上鑒一得之愚 勅
 下禮部召集衆議行之當世以正民之耳目遺之後
 來為世楷式臣等幸甚斯文幸甚

一立學校以化武夫

臣聞安不忘危武衛所以不見廢於承平逸而無教
 聖人所以憂其近於禽獸切見温州府地方南控金
 鄉衛離府二百餘里北倚盤石衛離府五十餘里皆
 僻居邊海與府縣儒學寫遠臣初到之時嫌此二衛
 與有司干涉詞訟繁多上下挾制及臣親到彼處見
 其千百戶等官多不識字惟知崇尚教唆詞訟之人

以為得計臣即勸其掌印指揮陳春等暫立社學以
 招延師生而一衛官旗人等俱各欣然樂就可見良
 心不泯即為申請巡按及今巡分守俱得准行一兩
 月間即能勸出銀兩起造社學但恐人亡政息易興
 易廢反為虛應故事臣又切見太倉衛離崑山縣四
 十里亦為立學即今狀元會元人才輩出實勝有司
 又嘗伏讀 詔勅天下衛所武職兒男俱令送府州
 縣儒學讀書足見 聖朝復古教養之盛心無間遐
 邇而盤石金鄉二衛事同一體其地方偏僻又比太
 倉不同亦豈無忠信之人因無善教流入邪偽因襲
 之弊不惟漸近禽獸而已紊壞官常心所不忍况今
 盤石有署都指揮戴恩願出學基金鄉見有空地其

四百六十二
工食料價不敷之數願將軍置民田科取每畝銀三
四分足勾支用其齋膳夫等役亦於內僉點如蒙乞
勅該部行令都布按三司查勘明白照依太倉等處
每衛設立儒學一所其沙園蒲門壯士三所生員俱
隸金鄉衛儒學其寧村蒲岐并後千戶三所俱隸盤
石衛儒學其師生事體一同太倉等衛儒學施行如
此誠謂海隅蒼生無不在光天化日之下不獨風俗
可更而儒風丕變矣

二明 聖制以正鄉飲

臣竊謂鄉飲所以尊高年尚有德伏覩 皇明禮制
圖僎居東北三僎次之衆僎傍列皆致仕及寮屬位
尊者爲之屬官職卑列在庭下大賓居西北三賓次

之衆賓傍列皆林下布衣年高者爲之五十者列居
庭下蓋鄉黨莫如齒若專以齒序則仕而立功立業
者雖顯不得坐於年高布衣之上故特設僎以處之
則僎賓相並不得以年相陵故僎居東北當艮寅位
於時立春意可以見僎有作用之象大賓位西北當
乾戌位於時立冬主歛藏意可以見賓惟隱遯之象
此正古先聖王立法美意 聖朝遵之不肯違越柰
何近世經生俗吏不肯考究或以己意憶度或惟逞
已壓人輒將 皇明禮制更改不一或以見任佐貳
官爲僎而居西北又或以致仕官爲大賓而居東南
又或註同知州同等官於僎下却註致仕官於大賓
下刊作儀式流布遐邇使庸夫愚子任意遷就且佐

貳官平昔在正官之下一旦鄉飲遽然上坐為僕於禮何據蓋窮鄉下邑無僕無賓或有是舉考之禮經絕無義意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數里之縣但取其曾仕小官以禮致仕而高年者亦可為之僕鄉之不仕而高年醇薦者亦可為之賓其佐貳官合從舊規臣到任之後尋考舊刻 皇明禮書雖已辨正但今所刻書板不可不痛加禁絕燒燬除將私刻二書印封告送禮部考正棄毀外乞 勅該部將洪武永樂舊圖刻成頒行司府州縣令其刻石儒學用彰萬代不刊之典其私刻書板盡行燒燬仍禁絕各處軍民人等不許將 制書私自刊刻差誤違者治以重罪庶使書同文而永昭大一統之治矣

三辨正迎春以復古制

臣竊照迎春之典古今相沿日用而不知按禮記月令正月孟春其帝太皞其神勾芒立春先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率三公九卿以迎春東郊又季冬之月出土牛以送寒氣命國大儺註云丑為牛土能制水故作土牛以畢除寒氣又農之始事也其經文又具汲冢周書正月立春謂之曰迎十二月季冬謂之曰出曰送實是兩事今乃併土牛而迎進之是與古禮似不相合 臣疑後世 朝廷既不行迎春之禮命有司進春而以土牛為春蓋因襲而不之考爾按今陰陽家以勾芒神為策牛人故世俗通謂之芒兒又以新歲元日并立春日之支

干納音爲牛之頸尾身等色而乃鞭碎其牛其說又大不通臣嘗考之自洪武八年正統四年亦嘗降春牛芒神之式然皆出自欽天監官而未嘗經正於禮部及翰林儒臣故特沿襲謬誤據禮考之土牛當用舊歲十二月之朔或小寒爲色象以送寒氣勾芒當以新歲立春并元日爲色像以爲迎春又伏讀官制是日朝服迎春且朝服迎太皞也太皞者君也若止迎勾芒神則不必具朝服矣或謂此禮出呂不韋不足取法然不韋集諸儒所作多備先王典禮若以書之堯典曰寅賓出日則春乃一歲之首而迎之又較大於此矣可不敬哉臣田野草莽旣非制禮作樂之資又無考古證今之學但爲一郡之長欲依俗禮則不忍愚其民以爲嬉戲之事欲復古禮則不敢故違朝制使災及其身土牛芒神固嘗降式而迎送之禮不知果曾出於欽定否也如蒙乞勅該部大臣召集翰林儒臣考求古今典籍制度斟酌時宜立天下後世之大法去時俗不經之常儀斯世斯民幸甚

文溫州文集卷之五

奏議三

按劾陳乞

博平縣乞處置
官校人等生事

德王府賜田子粒并禁徵催

臣竊照本縣地方窄小止該一十八里中間軍屯相
雜東南一方低窪連年滄沒西北與清平隔界半入
飛沙鹹鹼於內徵糧地該二千一十五頃該夏秋稅
糧一萬八百八十六石有零於內又有 德府地七
十餘頃因是成化四年軍人趙陸民人鄭林滕朧投
獻詐稱前地拋荒以此差三司踏勘其踏勘之時受
害軍民攔街卧地哀號控訴各官不聽致將勘給只
今每畝起科二斗共該糧一千四百餘石比之稅糧

每畝加倍二三人已自辦納不敷近有管庄官校人等需索無度其校尉下鄉催徵之時多帶刑具拷掠男婦苦楚呻吟不勝悽慘雖稱每畝徵糧二斗及至糧賤之時止要准折銀兩其雜用花費每百畝該銀十兩有餘每年共銀七百餘兩如今年徵收夏麥每畝折收白銀九分以時價計之每畝該麥三斗有餘以故一戶每年納白銀一百餘兩者有之以蠲薄之地所獲豈能充其誅求其入公儲者幾何皆係百戶楊榮等通同管庄主守之人作弊以致 殿下不知其詳如本縣孫溥一家最稱富族今已變賣男女五口其百戶楊榮家無倍石之儲管庄之後田連阡陌南材江米露積倉陳棄一方百姓之脂膏填此輩

虎狼之饑腹興言至此可哀可憫但係先年三司經勘地土又係 親王財利所資豈望盡行蠲免 臣愚以為錢糧固難盡免民情亦欲相通小民連年伏闕上疏豈出得已為今之計乞勅該部計議禁止管庄官校人等不必下縣攪擾或每畝照依官糧起科或加至五升或六七升或每頃併夏秋糧該納白銀或三兩或四兩共定銀若干兩每年委官徵收完足差人一併解府如有違誤 臣 等待罪追徵如此錢糧亦不至於虛費 王府亦得實用小民不被侵漁公私兩便上下相安 臣 言若虛甘當籍沒

乞按南京大小教場把總等官劉鐸黑亮等盜換操備馬匹

臣先准本寺牒奉南京兵部劄付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准備牒到臣將帶火印親詣南京將直隸鳳陽等府六安等州霍丘等縣解到操備馬匹竟自印俵施行准此行據六安江都等州縣委官趙廣等呈稱領批押解操備馬匹赴部轉送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處當面揀選俵與官軍領養共該一千二百一十三匹案候間隨據大小教場把總等官劉鐸黑亮等將領馬官軍姓名并馬匹毛齒備造手冊同原關馬匹具結送繳到臣印烙除查對相同印烙外數內差錯發回未印一十八匹冊內比前俵過欠少五十一匹後又印過九匹尚有六十四匹節次移文催印不即送來及馬俵完一年之上向無回報緣前項馬匹出

自小民膏脂買納每匹價銀多至二十餘兩少亦十三四兩今把總等官領馬之時任與官軍挑選少不如意即呼天號地十退六七馬戶垂涕吞聲不敢與較領後却乃不即送印便其私賣私換或捏倒死復累良民况前俵印之時不過三四日間不應倒死如此之多縱有倒死又不隨即報官與臣看視此後雖或報官欺臣不在何辨真偽只今歲月既久縱使被催送印已非原物臣切照操備馬匹兵家重事而又出自朝廷取給民間非比尋常瑣細之物尚且奸巧埋沒一至於此其成國公朱儀南寧伯毛文號稱總兵明知南京兵部節次催行文案全不介意馬政如此餘又可知况俵領馬匹他官例不干與臣係經

手典牧之人若再緘默則馬之欺隱愈多民之刻削日甚究何伸訴如蒙乞 敕兵部計議差公正官一員會同本寺官務要查追前項原關馬匹辨驗印烙若非原關即是盜賣抵換追要犯人同將把總等官劉鐸黑亮等拏送法司跟究不送印烙情弊明正其罪庶使盜臣不弄法于 國門之內彌令得申嚴於行伍之中而奸究畧知警懼矣

乞按鳳陽等府同知等官翟聰等不遵約束廢壞馬政

臣先准本寺牒該南京兵部劄付為陳言并印烙牛隻等事移牒本職會同該部委官員外郎張孟賢徧歷廬鳳揚州等府滁和等州六合等縣印烙牛隻其

各該兵房馬科文卷簿籍多是狼狽殘缺臣以積弊既久姑且行移省令整理改正以憑親自照勘固是各該官吏不肯經心亦是 臣分管不職所致深自克責十一月十八日按臨直隸鳳陽府泗州行該本州造到文冊查無兵部前項原行却將 臣等禁約迎送科欵白牌裝頭造冊繳來又不肯與 臣行取不致那移漏若人戶結狀及弔查該州承行文卷自十月起至十二月止府帖三張俱係本寺原行並不立案為此案仰鳳陽府將承行該吏提問有本府同知翟聰抵抗不與提問十二月初九日按臨直隸廬州府為年終比較馬匹事因見地方災傷遵例預於兩月之前按仰該府將正佐首領并管馬官吏聽候按臨取

招知府李崙已下俱已照例奉行止有同知蕭珂故
 行躲避不服十月十五日至直隸和州有知州程憲
 因管馬官黜退明知有例却乃違例改委判官崔鑑
 管馬臣查得見奉事例該兵部題 准為 開讀事
 內開南北養馬府州縣掌印官務要府督州州督縣
 俱令管馬官着實興舉馬政管馬官有故俱令正官
 帶管違者或批收不完聽兩京太僕寺堂上分管官
 叅究又開若有災傷等項仍令比較縱不決打亦要
 取招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於 奏行文卷尚不肯
 經理僉書及至提吏抗拒占恠同知蕭珂故違不服
 取招同知程憲朋合屬官抵辱上司知州程憲判官
 崔鑑輒自違例改委承行此等事勢焉能着實興舉

馬政除將不僉文卷發府收照該吏駁提外所據同
 知蕭珂程憲知州程憲等例該提問但南畿根本重
 地馬政廢弛尤甚府州縣正官不屑經理消耗孳生
 殘失文卷剋削馬戶為弊百端莫為究治第相效尤
 積習已久故雖 奏行新例比比故違臣豈能一一
 煩瀆 聖聽若緘默坐視一旦有警雖碎首何補乞
 照山西行太僕寺事例節該欽奉 太祖高皇帝
 聖旨通行申明聽臣等提問官吏如前項官員問止
 杖罪波亦知畏少存太僕寺絕脉以舉廢墜五品以
 上官照例請 旨如管河郎中管銀坑叅議及抽分
 主事等官許其提問官吏如此則人人自警馬政脩
 舉臣有不職萬死萬死

戊午溫州災異自劾并乞停免各項不急科擾

自弘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到任至八月初九

日坐堂至巳牌時分天色明淨忽驚堂下隸人辟易

喧鬧謂有物有光青白赤三色曳如匹練頭大尾長

起由西南轉東南經日下至東北而沒既而上天隆

隆有聲臣以為流星目未的見而聲乃若雷霆臣素

學問識見全不經意續據泰順縣申備本縣隅都

糧里老徐文廣等連名狀呈切緣本縣地方自今年

夏至以來連月亢旱早稻無收人民飢饉秋始雨澤

霈通晚禾復蘇方今核穗尚未保實本年八月初九

日忽見一物非禽非獸從縣左三里之外南方飛過

形如騰紅色間粉紫大若團箕尾如掃帚身長十餘

丈頭額不見懸空而過有聲吼若沉雷望東北而去

同日人皆見之誠有是異即今人民無不駭惑等因

到府及訪得平陽瑞安樂清三縣所見大略相似除

行各縣撫安外臣晝夜警省驚惶歷思臣過然此變

異止在本郡必有所由蓋臣以衰病之人率起作郡

到任以來善政不施科差日甚因見山川社稷學校

館驛坍塌明則無以處士子待使客以彰朝廷盛

典幽則無以事神以綏黎庶一面申請上司一面設

法措置脩理未免勞民動眾此臣之致災一也又查

今年正月以來及臣未任已任五六箇月內除均徭

雜用外追過里甲解官銀兩一萬七百餘兩又各縣

充當湖廣陝西河南馬頭銀兩亦四千有餘見被陝

西刁民張志澄等誣奏九十餘人經年不能問結及各縣累年拖欠該解生鐵二十五萬八千七百餘斤該追解戶費用不下二千餘兩慮恐上司追比受辱急欲一時追徵以逞已能又奉布政司劄付該承奉工部三次勘合為急缺賞賜改織段疋等事共又追銀八千八百六十餘兩又鎮守太監處除該用門子甲首等項外又委本府做造白蠶蜜煎及採辦茶芽柑橘海味手巾共九十餘扛除科取物件銀兩不筭外每扛人夫二名往回杭州二千五百餘里又非坦途跋涉蹊山辛苦無限差末千百戶鎮撫等官放肆羅織需索百端又市舶司無故追取柑橘蜜煎價銀八十兩而科取之際百姓號啼屢來告訴莫能申請

此等之物多是先年進貢已經革去今復自取不知作何用度民心不甘皆謂知府果有才智必能陸續漸為處置不勞民而事集上司取用供養之物必能申請為之裁減禁止今臣既無幹濟之才又無諫諍之力以蘇民困此臣之致災二也又恭順縣僻居萬山與福建交界人跡少通豺狼木石聚處景泰年間始行開設縣分然縣止一十八里亦未免增有一縣官吏差徭之費查得本縣每年除均徭秋糧夏麥外公費并辦鐵用銀不下二千餘兩民不聊生又沿海衛所共一十一處與腹裏衛今不同俱各坐食糧米廣買腴田富而少差而彊橫恣肆卒民側目無敢伊何民犯之者多至亡身亡家上司屢加禁治而其

陰謀詭計莫之如何若欲會問伸理少亦半年故以
 戕民為當然畏軍如蛇蠍言之痛心只如金繩衛掌
 印指揮陳春縱橫貪酷被軍人胡珂等告蒙巡按御
 史行委按察司海道官勘問委府行提干證人犯半
 年以上不肯遣發一人平時尚爾崛強萬一有事安
 能得其俯順而金鄉與泰順地方相連故泰順之灾
 獨昭顯于他處是皆臣才力庸下不能振恤之故此
 臣之致灾三也夫臣以此三事致灾而尚蒙蔽以叨
 厚祿此臣之該黜一也臣衰憊日甚簿書委積詞訟
 繁興不能料理此臣之該黜二也又臣到任猝遇永
 嘉場亢旱鷗鳥俱各暍死每水一檐賣銀一分亦從
 古所無人皆喧傳竈戶催日受抑逃逋死亡甚衆災

變有由而臣以老儒避禍結舌不為申鳴禁緝此臣
 之該黜三也臣以前之三罪致灾而又有此三可退
 之義若再貪冒在位不獨上辜聖明任使且將上
 逆天心下殃萬民而臣之罪益深矣故古者灾變在
 廷則天王大臣交相省過在郡國則一國之君一郡
 之長痛責引退今温州之灾異如此臣雖日夜省過
 而德薄位卑卒難感應苟非黜退無以消禳伏望
 皇上奉上天之心昭黜陟之典趁及三載考績之
 時將臣明示誅罰或放歸田里以為天下不忠不職
 之臣之戒則庶幾溫之地方可寧而灾異可息矣
 乞裁革温州及所屬河泊稅課巡檢等衙門
 切見本府額設稅課司坐城內永嘉縣東南隅永嘉

縣南溪稅課局坐隔江萬山之中並無客商往來又在城河泊所坐府東又永嘉縣外沙河泊所坐城外又平陽縣有僊口江口舩艘龜峯三魁雅陽六巡檢司每司弓兵一百名共六百名每年編僉均徭一戶少亦三四役或至八九役大戶甚有五六十役者人民疲困益甚且三魁雅陽二巡檢司坐泰順縣地界蓋是後來正統末年以備山寇而設其衙門編役皆平陽所隸人跡罕至公廨俱無官吏直在三四十里之外賃房居住俱令弓兵量出賃錢然無一人到彼巡捕况彼處景泰二年已蒙兵部左侍郎孫原貞奏設泰順縣治只今二處巡檢司畧無巡邏大槩今之稅課河泊等項衙門所納課鈔俱是巡攔網甲陪補官多反致侵漁巡檢司住居僻靜又無衙門其弓兵俱不着役止是辦納月錢並無纖毫利益臣愚欲將在城河泊所課鈔歸併外沙河泊所或併入本府稅課司兼收永嘉縣南溪稅課局課鈔併入該縣帶辦或併入本府稅課司平陽縣前倉鎮稅課局課鈔併入本縣稅課局帶辦俱要不失課鈔原額却將在城河泊所并南溪前倉鎮二稅課局三魁雅陽二巡檢司俱行裁革庶幾官無冗負民役減省

乞編類軍伍以防姦冗

切見温州府地方僻居山海在城有温州一衛其沿海又復設盤石金鄉二衛又蒲門壯士平陽瑞安寧村沙園海安并後千戶蒲岐等九所軍民雜處官舍

軍餘置買民間田地甚多少者七八十畝多者三五
百畝至三四千畝且如一畝有寄籍軍三四戶有例
於均徭里役之年每田一畝止出白銀四分其差役
悉歸民戶故民日貧而軍日富理勢自然先年一正
一餘衛所差操其多餘人丁報籍有司與民一般納
糧當差續蒙事例軍丁盡數發回原衛所田糧有司
上納以此錢糧連年不完負累有司里甲受責陪糧
十分艱苦雖府縣行移拘追衛所不能一一發遣又
有無知軍民謀同屯種官舍軍餘下鄉居住招集外
處不明等人成羣結黨又或窩藏強竊盜賊娼婦侵
占民間田地房屋逼取錢債或姦占准折人家子女
或強奪農具耕牛水利打掠鷄鵝無所不為如蒙乞

勅該部行下都布按三司除在營另住不編外若有
離城離營與民雜居者務要與民编排成甲不必與
民當差但要互相覺察其有非為窩藏姦盜生事無
藉之徒許該里甲老人總甲人等指實一體執拏赴
府州縣懲治衛所不許占恠搶奪其有戶婚田土鬪
毆等事亦如北方屯軍事例聽於該管老人旗甲處
會問歸結如有不服呈縣剖理其負賴錢糧之徒有
司行與該衛掌印并管屯官負追徵如限外不完申
請上司照依屯糧一體住俸其田多官軍之家亦如
有司優免官軍生員事例指揮千百戶并旗軍定與
則例該免幾丁幾畝務從優待此外一體當役當差
如此庶幾軍民歸一錢糧易完民不受害矣

乞解馬頭工價

臣竊照本府所屬永嘉樂清平陽瑞安四縣自洪武年間原編陝西布政司潼津潼關豐源新豐華山京兆六驛河南布政司鼎湖驛湖廣布政司李坪臨臯陽邏巴水廣濟西河浠川七驛通計九十四馬每馬一匹係陝西河南驛分每年編出馬價銀一十兩十年共銀一百兩係湖廣驛分每年編出價銀七兩五錢十年共銀七十五兩每馬編定正副馬頭十名分作上下二班五年一次正名輪當役滿該解副名接役周而復始其各年馬價俱是該驛馬頭自集解驛先年因被在驛積年光棍候遇起解之前來包攬百般騙害花費民財節該侍郎彭韶御史陳金 奏奉

事例仰將價銀傾錠差委有職役人負督同副馬頭管解各該布政司交割仍責令馬頭每名量出銀二兩貼與解官收作路費得蒙杜革包攬之弊續有辦事官潘武奏稱原添銀兩不必解人又承奉勘合行仰只照先年侍郎彭韶奏 准事例上馬集銀五十兩中馬集銀四十五兩下馬集銀四十兩差委的當人負每年限六月以裏解赴該布政司交割給與原當馬頭或審定有抵業土民代養馬匹逾取實收回照仍嚴加禁約積年光棍不許包攬此是至公至良之法但只今既解銀兩又復解人其積年土人光棍之徒仍復告擾打攬而包攬之弊不止大槩溫人僻居邊海隔在萬山一聞有事雖近在布政司尚且躲

避延緩設使往彼數處地方寧死不行所以奸人得以夤緣只今雖是少寬而遺累仍舊今南北民力皆竭者多是壞於此等之人如蒙乞 勅該部明示布政司止許差官解銀各到彼處官府交納或每馬再增顧身價銀若干再不必解人如此則 恩恤有明明之典姦頑無營營之求良善獲再生之願矣

乞處置本府織造段匹

臣竊照本府僻處海隅城外即江四十里外即海冬春溫暖不異正謂濕溷之地舊額雖設織染局二官一吏絡絲染織等匠素無諳曉之人成化十六年知府項澄亦曾於蘇杭雇倩人匠來溫用意織造柰地土濕潤不能加力遂致絺鬆軟弱交納不中徒費工

本以此委官帶匠到於杭州尋取機坊買織驗退段匹不行隨換補數連年拖欠一千餘匹委官坐催追併緊急機戶逃竄無追累及司府官吏住俸只得重徵追補十分艱辛買完之後例該府印印過解部况温州府到杭往復三千餘里印信乃 朝廷頒領不為不重或知府親齎或委官抱送經涉深山曠野長江峻灘倘遇姦人不測或遭風濤傾覆一有失所碎身難贖况非舊制如福建江西湖廣俱委官帶價前到南京或蘇杭收買就彼解京不曾弔用府印所織亦自堪用雖曾申請上司然積習已久難便更張 臣愚欲乞照依福建湖廣江西事例追集料價或委府堂上官帶同局官及該解堂長齎赴浙江等處承宣

四百七十一
布政使司或就令見銀收買或就當堂轉發機戶織造完日就司起解不必遠取府印如此則府印不離信地官事易完而人不被累矣

乞處置平陽恭順二縣解京鐵課

臣竊照本府所屬平陽恭順二縣每歲額辦解京課鐵共計五萬九千五百八十三觔五兩四錢四縣各僉大戶一十五名各另領解赴部交納查得行卷一宗該中書舍人鮑椿奏內開一件處置鐵課以蘇民困事備言本府恭順縣運鐵艱難 祖宗開設衙門以來因鐵身輕脚重不可解京着令平陽縣出夫運赴本府收庫以備沿海衛所領造軍器等用近於成化年間起解赴京不惟該縣人民辦課貧困抑且各

縣解戶運納艱難自鐵課解京以後衛所無鐵關領本府又科各縣料銀分給買鐵似此不便仍乞照舊存留本府或照光祿寺近年豬鵝解銀事例就將鐵課價銀逐年通計若干差人類解該部支用奏蒙工部行令布政司轉行本府知府陸潤勘得事體相應申蒙布政司准令本府將弘治四年起課鐵照依擬申事理行令各縣變易價銀解納依奉弘治八年本府已經差大戶應道等解銀赴京不蒙准納只今又要起解本色訪得各縣大戶連年被累艱苦凡領解者無不家破人亡一遇點差如充邊軍以至拖欠至二十五萬三千二百餘斤每將當該官吏比追僉人起解見僉解者領過即便逃避未領者以死告脫甘

四百六十一
受責罰不肯領解誠如中書鮑椿所言况鮑椿又非
恭順縣人其實出於不忍緣當時勘合雖已回報未
奉工部明文以此累民如舊乞 勅該部查照舊案
憐民困苦准令納解以甦民困不特將來有益而遠
年逋負亦可漸完矣

乞 恩養病

臣 係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人由成化八年進士任浙
江温州府永嘉縣知縣丁父憂起復改授山東東昌
府博平縣知縣前後歷任六年有餘成化二十年二
十五日爲急缺風憲事行取赴部十月二十六日
欽陞南京太僕寺寺丞到任以來狂妄不職凡百墜
廢荷蒙 聖德優容未曾明加黜罰中心寔自惶赧

延至弘治三年六月間疽發於背垂死復生却又坐
食三箇月餘日夜奮激思報未能後雖力疾管事柰
緣亡血過多轉成怔忡眼目昏花遇有文案數目忘
前失後何以檢察官吏勉強至弘治四年十月二十
日移牒本寺六年給由赴南京吏部領文起程間不
意前病愈增無柰急回原籍調治已曾具告南京吏
部未蒙轉達今又延住半年屢欲扶病赴部不意病
增痰喘手足麻痺遂成痼疾難任驅策况本寺官少
差繁負缺日久不無鰥曠官職妨廢馬政 臣 罪益深
臣 犬馬之齒今年四十有七雖未及老耄而衰病日
尋決不可復如蒙乞 勅該部照例放 臣 閒住終身
庶或苟延性命死亦得正首丘 臣 不勝感戴

乞 恩辭免溫州新命

臣由成化八年進士歷任永嘉博平二縣知縣陞南京太僕寺寺丞勉竭駑鈍在任七年而馬政益加廢弛自知負罪惶恐日夜焦勞弘治三年以來疽發於背雖調養稍可而氣血衰憊誠恐死在旦夕通將馬政情弊塵瀆 聖聽仍勉赴南京吏部六年給由自領文書之後不意病增怔忡痰喘而瞻視昏短手足或時麻痺回家調治半年不痊令家人抱奏乞要終身養病致蒙吏部行令本府查勘回稱 臣病已痊不知 臣所患此等症候常時與平人無異一或舉發或行立太久疼痛昏亂僵仆不常稍加調養或暫時平復實非脫然全美然 臣今年五十三歲鬚髮盡白牙齒脫落此則衰朽顯然人目共覩家居七年日甚一日荷蒙 聖度優容未即放罷今年十一月三十日又蒙 聖恩特陞 臣浙江溫州府知府吏部齎遞文憑到 臣原籍着令赴任 臣聞 命之日稽顙叩拜髮豎汗流即欲勉強前去供職而前病益增 臣自揣一介庸鄙實無寸長誤蒙錄用官至大夫地非遠方以 臣衙門資格言之歷任未滿必不得此美除而 臣一旦得之感荷 恩寵如天之高如地之厚雖粉骨碎身亦不能圖報萬一顧敢推避掩飾沽一時之名獲大逆之罪銜恩激奮涕泗交睫寔思痼病纏綿而簿書期會不能一一理會兩足或時僵直不能跪拜即勉或赴任不獨有虛 聖恩任使而上司必加斥辱

齒脫落此則衰朽顯然人目共覩家居七年日甚一日荷蒙 聖度優容未即放罷今年十一月三十日又蒙 聖恩特陞 臣浙江溫州府知府吏部齎遞文憑到 臣原籍着令赴任 臣聞 命之日稽顙叩拜髮豎汗流即欲勉強前去供職而前病益增 臣自揣一介庸鄙實無寸長誤蒙錄用官至大夫地非遠方以 臣衙門資格言之歷任未滿必不得此美除而 臣一旦得之感荷 恩寵如天之高如地之厚雖粉骨碎身亦不能圖報萬一顧敢推避掩飾沽一時之名獲大逆之罪銜恩激奮涕泗交睫寔思痼病纏綿而簿書期會不能一一理會兩足或時僵直不能跪拜即勉或赴任不獨有虛 聖恩任使而上司必加斥辱

百姓必至失望况臣卧病日久驟加陞擢甚駭觀聽
 古人有陞官過分者聽許辭免伏望 聖明委照庸
 愚曲加寬宥 勅下吏部追回成命密臣仍舊養病
 或令致仕止餘殘喘得正首丘臣不勝感戴

再乞養病

臣以成化八年進士歷任南京太僕寺寺丞考滿養
 病回家又丁繼母呂氏憂起復弘治十一年十一月
 三十日 欽陞前職因病延至次年四月二十九日
 到任管事自以衰病之餘日夜勉強幹辦雖知不堪
 猶加奮發柰何疾病纏繞頭暈目花押字僉書時加
 差錯追逋治事常被譴何累及首領官吏責打提問
 凡百廢墜上下怨怒俱有顯迹幾欲退避恐負 聖

上驟加拔擢盛心以故遷延不忍不意今年正月以
 來精神益耗視聽步履益艱日惟辰巳二時力疾坐
 堂此後眩暈昏耗日加一日况風濕疼痛且成篤廢
 徒享厚祿無益毫末臣思一介草茅竊官將三十年
 並無寸補思欲守死田里反蒙不棄擢居美郡厚祿
 腰金正當粉骨碎身圖報萬一柰何命數有限身漸
 傾頹朝不保暮如蒙乞 勅該部容臣養病若得生
 還鄉里雖死猶當作厲以報 聖上謹奏

文温州文集卷之五

文溫州文集卷六

書

與吳長史書

林竊惟天下之人之才不同而所遇亦不能同以大
 有為之才而適遇小事則將俯焉而善其所小固未
 嘗畧其小以為不足為鄒陽枚乘相吳而能善其身
 汲黯以諸侯相而卧治淮陽又若賈誼之於長沙董
 仲舒之於江都於膠西雖皆未得宰制天下而天下
 後世未嘗少其為人古今稱董賈有王佐才豈以其
 職之末而汨沒其相業耶所存所發何如耳先生德
 脩而學贍言中而行檢銓選非常出以相 王紆黃
 曳紫恩及上世 朝廷待先生不為不重矣其所以

望匡益於王也不爲不深矣其欲表儀僚屬衛安黔黎也不爲不切矣非鄒枚章莽之臣之比也賈誼汲黯之左遷于遐方也又遇殿下仁明寬厚言聽計從又非董仲舒之兩相皆驕主也是先生以有為之才居可爲之時豈無是心哉但先生居清重之任不屑于煩瑣故惟輔導爲急而民事非所關朝廷亦未嘗以民事付畀之也故民之結舌不敢言者先生不當與知也非不知也不當問也非不問也不必問也丙吉不治殺人之死而牛喘是問所職者重也林顧不能崇重先生而惓惓以是望之者念今日之事非先生不能達也雖然先生所居者相職也林之所言民事也先生謂民事非相職中事乎林不告先生不必問告之必不忍置矣當時牧民者不以告是遠先生之賢畏先生之威重誣其民而自棄其德業也居牧民之職尚有所畏規避以固其上害及其民而况先生者之未嘗付畀乎民事也林迴視當時牧民者之不告坐視其民之死心竊羞之而忍復自蹈之邪今林盡言於先生矣先生以林之言爲不是黜而不聽林將乞骸骨于朝廷避賢者路以林之言是而陳諸殿下之前以爲不是黜而不聽必將達諸朝而又以爲不是黜而不聽先生所以自處必又高于林一等矣古人有言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此之謂也昔漢景帝時田灶爲魯王相初到聞民自言訟王取其財物者田灶取其渠率二十人各

民自言訟王取其財物者田灶取其渠率二十人各

答五十餘各搏一十怒曰王非若主耶何自敢言若
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田疇償之亦云王自
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亦必不與償
於是王乃盡償之史記筆之後世傳之以為美談今
毀下愛民脩德寔無魯主取財物之事而使民哀而
無告者苦於不知耳先生知而不告非 毀下之不
明也告之則必聽者也况又不必發王府庫以償之
也亦不必損歲之常租也但禁侵漁之人使彼此得
所願耳林生居野數不識時宜謬居邑長惶赧無措
敢發狂妄譬猶嬰兒羞耻未生一遇疾痛即咆哮大
賓席前而不知容貌之醜也伏冀矜憫愚誠不罪直
慙念斯民之顛連恤 國家之根本勿謂此為小事
不足為少舒諫諍之容善解倒懸之急使博平一縣
大小男婦世世刻骨鏤心念先生之德澤干不朽使
仲舒數子不能專美於前斯文幸甚

上會議諸公書

林以菲材荷蒙拔擢尸位校人感愧交併無地自效
茲者伏遇 聖天子龍飛九五從諫如流林勉陳十
事云云真迂踈僻陋不合時宜之論悞蒙恩宥復賜
會議林惶恐不勝因復思之前日進呈之時頗涉未
信而諫之嫌辭不別白不足以動大人君子之聽謹
擬率舊章一條試為明公備言之林云 太祖太宗
臨朝聽政之儀制器仗併 皇明祖訓等書莫必詢
之而後明也今已委明公輩會議林敢不竟其說按

太祖太宗故事凡臨朝聽政不御正殿止御奉天門不設高座止設倚案內閣大臣侍立左右六科次之五府六部又次之百官又次之通政司執所受奏狀若干一一進呈輪流朗誦事之易而小者面付府部施行大而難者面與大臣議未決退入內閣或召重臣反覆思論疲或就寢閣內其判鼓狀則召原問官面審而鞠之君臣之間可否相濟一虞廷都俞吁咈氣象非漢唐宋可比所以近倖之徒不得蒙蔽而天子之權不下移小民疾苦亦可以輸達而天下享太平之福近年舊章日廢大權盡出司禮監咫尺之間天地懸絕釀成深痼之疾牢不可解如此使立朝大臣如明公輩雖欲輔聖德脩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難矣如林所陳明公雖力賜主張條分縷析以冀其必行豈易得哉或以爲事體重

大卒難興復林以爲天下萬事莫不有大根本有大機會今日之事惟此一條最大根本最大機會根本不立機會又失則人材決不可收拾政事決不可施行姦邪讒佞欺負之徒決不可擯斥司禮監之權決不可復如祖訓而堯舜之治決不能卒致也况大祖太宗之儀制條訓豈有不足法者棄此根本機會而乃如世所論者曰某官未稱職某政不可行抑末矣他日蒙蔽之患又可勝言也哉細而思之其勢亦甚易蓋非更新創始驚世駭俗之事不過興復舊章耳况皇上厲精圖治之急亦欲親見大臣而無

由者失此機會而不力圖之林恐明公輩立於朝廷之上者不將有所負矣乎况明公乃朝廷所敬畏倚任者也天下拭目仰戴者也與疎遠微賤之臣又不同矣伏惟明公上為社稷下為生靈不以林人微言輕而曲成之請之再三必欲感動使因敗以為功化危而為安則林所謂理性情以下數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天下幸甚

上兵部論馬政事宜

林新任太僕畧知其間利弊但以知有利於民而不能興知有弊於事而不能革深愧竊祿夙夜靡寧畧摘其尤者條列以聞馬政之設視於平時固若甚輕慮其始末不為不重當今之時人皆知錢穀當積軍

士當操器械當精緻故有督糧管屯管坑及點閱軍器等項官負主其事者皆有勅有例或以部屬及布政司官而許其提問屬官或以指揮等官而聽其量情責罰所以假之威權則官屬自然知警事可預集為力亦易刑亦不濫矣今太僕寺分管官負職雖謬居堂上權實不如府州每按行各屬除管馬官吏不免赴事其餘正佐首領官負少知事體者或來一揖或全避不出相見其間廢壞馬政侵害百姓那移洗改冊卷何止一端欲為量情懲責不可卒得其人欲便行移拘提多是占悵不發欲便參奏未經勘結實否難便施行一任所屬推病推故畧不為意徒惹恚怒莫知柰何其視馬政如兒戲太僕為污濁而居

是位者只得謙讓退處將與府州縣正官頡之頑之
而後已甚至季報文冊人人知有 欽限今亦有違
至一年之上不造報者此外可知故馬政條禁雖多
而視為虛文季報孳生雖多而皆為虛數一旦有警計
將安出又非錢糧可以檢括器械可以人為畧知事
體者可為寒心查得洪武年間事例太僕寺官與同
御史出巡按治以堂上官而假以此權必自有深意
在也又如馬政條例內一款每遇年終比較正佐首
領官各決二十管馬官倍加痛責又是 祖宗定例
不為不重者也今比較之事既以鮮行於分管官負
而其事權日又削去不知又有何術以備未然僕愚
欲先查照先年及今催糧并管河郎中主事管坑叅

議等官事例亦假之權遇軍衛有司一應干礙馬政
事理聽許徑自提問應奏請者照例奏請則人知自
重事漸昂新不致有慢令致期臨渴掘井之悔矣又
草場之設每州縣多不下一百餘處少者亦三四十
處明載誌書見有圖卷今山東北直隸等處亦或收
取子粒另厰收貯以備解馬等公用至於南直隸去
處地既膏腴馬又減耗所設州場俱被近側軍民或
豪強之家侵占收取花利本寺雖曾行屬清理改正
不見作何處置屢復屢失利或歸於一家恩不及於
貧民為今之計莫若令府州縣正官會同管馬官負
再行踏勘畫圖造冊驗其肥瘠亮輕收納花利或銀
或穀聽其自便置立印信文簿另項收貯以備馬政

中急用每遇年終聽分管官查算待馬多之日照舊
終還孳牧又官廉則民不擾於私不私則公事易集
而欲官之廉則必待上之人作興能作興則下愚固
不可移而中人必就淬礪作興之具不過察其心待
之厚閑之密耳訪得近年府州縣管馬官員廉潔者
少貪污壞事者多馬既消耗民日侵殘詳其所由亦
或有故如南直隸管馬官吏每年二月中旬赴南京
太僕寺俵馬一次若兵部文書未至待四五月方回
六月以後又欲收拾赴京奔走日多管事日少所以
馬政益廢民財隨耗况以州縣官員所得皂隸二名
安能酬其所費欲其堅確不移鮮矣即置之罪於心
未安舍而不校貪風愈熾為今之計欲自淮以南凡
路途寫遠去處或一府輪流二三官員解俵或如部
糧官每負添與皂隸二名或就在所收草場花利內
憑正官給與若干此外有犯許今管官提問如律如
此則民稍安息而官吏亦有警矣

上馬司馬書

林竊嘗私論曰人皆曰難得者位也時也遇也林則
曰難得者才也何也公卿大夫侯王位也古今未嘗
無其位四方無虞年穀屢登時也古今未嘗無其時
魚水相投言聽計從遇也古今仕宦者未嘗無其遇
而廼居其位者碌碌庸庸營名保祿而所謂位者不
過榮其家與身耳得時者或優游歲月或沉湎流蕩
或粉飾太平而所謂時者不過縱其心之欲耳獲遇

者或招權市寵弄姦獻諂遺恩與其子若孫充資債以厚其產而所謂遇也付之嬖倖之屬矣嗚呼位也時也遇也非才以致之非也若周公位冢宰而奠王業於八百年之久曹參丙吉魏相得漢業無事之時而致天下之稱誦諸葛孔明房玄齡杜如晦得遇蜀先主唐太宗而使之得國得天下得垂名于後世之數君子者然後可以稱其位稱其時稱其遇也自漢唐以來歷世數百踰年幾二千而其間得位得時得遇者何啻千百人而獨見三四君子耳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使其才之充則位在委吏而不失為聖人時在危急而單騎可以折衝禦侮遇甚踈遠而穎人可以有復莊公奉母之歡壺關三老可以釋武帝殺

子之怒惟其才不患其位之崇卑也不患其時之通塞也不患其遇之親疏也隨寓而自得其所施也是才也天地間之正氣得之可以維持世道周旋患難扶危持顛所以觀會通以行其典禮者所謂周公之才之美也豈小人之所謂才也哉恭惟大人先生負不世出之大才名重學贍天下翹仰嘗備邊陲矣而醜虜不敢効逆嘗遇患難而謫戍矣守道直已若固有之又嘗撫兩淮而督漕儲也仁聲美政洋洋盈耳與榮身家縱心欲恃嬖倖者天壤不侔矣大司馬位非不高也時非不清謚也遇非太疏遠也以先生之才之充而處之則豈但如位在委吏時在逆虜遇在布衣也哉必將大有為也必將居安思危也揚善

抑惡盡心周旋而澤被蒼生也人將望先生為孔明
為房杜為丙魏也林學疎才謏身遠位卑欲有所建
明固不敢出其位也因舊規之久弊者也是亦安不
忘危之意也非一己之私也而力量不足以勝之因
肆狂斐謹錄評語別楮以進干冒威嚴不勝冰兢之至
上兵部論重任書

林久居污下不勝骯髒心不通於時行見忤於世言
不聽於人久矣故常終日言而未嘗敢言天下事終
日不言而未嘗敢忘天下事使不遇明公林當結舌
捫齒終身不敢言及天下事矣古人有終身同居而
若不相識者有一言而傾蓋如故者蓋言入心通非
大智不能故言之為易而聽言之為難聽言之為易

而用其言之為難此大舜之所以為大智而禹之所
以為聖神皆不世出者也然林之言也草莽粗率亦
自以為不足取敢陳于明公者以狂妄不知羞耻耳
然林居其職思其事知之審而將有出于其位者亦
不能以自達也必獻于明公以聽取舍切原 祖宗

立法無有不善善者既廢則不善矣善者舉之不善
者更之是猶棄敝續新器復完矣傳曰其人存則其
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善救敝世者固貴乎克復
舊章尤貴因革惟時則力不勞而功用著矣今之急
無如馬政之罷敝軍民受害亦無如馬政最深今居
其職任其事而不遇危急置若無事少或思之智者
當為股栗傳曰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

禍也林恐今日不思悔將無及且太祖時馬政條例之詳密自是實事蓋由聽今管官提問官吏即可探其處事任人矣至太宗居北尚曰行在故於寄養一節未暇經營纖悉未至於今日其勢不得不更張之以為國家久遠靈長之計不然則一禁一約之間不過脩其餘裔指其末流耳何益久遠且以天下馬匹之繁而繫之一隅以酬無窮之兵備則民不勝其勞而馬政不得不壞矣以馬政之大事而付非其人則將規利於一己必至戕害蒼生蒼生既戕馬政何由而舉茲二者不待智者而后知其非也以今南北二寺每年起解備用馬連銀價共貳萬匹俱寄養順天府柰何馬多戶少領養無人其里長有將馬十

餘匹置之土園坐視其斃而見存馬不過十之三四亦不堪用以前寄養之馬不知付之何地亦未嘗有根問者今順天府積馬不暇二十餘萬因倒死難追必至於宥免而乃曰無馬是何言之謬也以天下民人膏血所置之物而棄之如此有仁心者曷不念及之哉况一時有警雖有官銀收買卒難多致識者豈不為慮今暫解銀一年以救目前民困計終不能久遠若能計筭邊陲及京營所用馬匹每年該用若干嘗備其餘共若干今見在堪騎操者若干然後勅令本寺公同順天府廉正佐貳官一員詳審所屬丁戶人口殷實者其州縣人戶各若干可寄養馬若干總一府寄養馬若干造定文冊然後派令各府每

年契解若干前所寄養者將盡依次輪流取給其寄
養之時必須循環次第先某處次某處又次某處不
許任意多寡亦不許馬過于丁如此則人戶可均其
勞馬匹亦不多致耗損今徒欲多收馬匹而無人領
養變為枯骸從而廢壞馬政深可憐憫又須於養馬
府分除備用起解外於虧欠及倒失內追陪每羣長
各喂養好兒弱馬各二三疋以備取用若今存留食
糧之數其各府衛所除見養馬外其有衛分附近府
州縣內揀選或買補好兒馬或弱馬每一所轉給與
十疋審令上等官軍騎操務要用心調養致死者隨
令買補年老有故者聽令分豁分管官時常點閱比
較有抗拒不服者照洪武年間事例處治一遇有警

即可調集好馬一二萬疋一月之間又必多矣亦古
者寓兵於農之意也即今南京衛所衙門開設於滁
州鳳陽等處曠野地內屯種官軍既閒水草復便最
宜多給喂養如此則以天下之事任與天下之人馬
既不乏人亦可分其勞矣俱在於得其人以行之若
得其人而處之適宜明公可以坐收成功然所以不
得其人者疑亦有故如今光祿太常鴻臚國學皆有
六品堂上官而其考陟必復之於堂上重其事也惟
太僕馬政乃國家之大事而選寺丞必泛取於御史
主事之下一等或雜流之中者任滿乃不問其賢否
黜之有司是自弊其事也以下品雜流選其人人亦
以下品雜流自期待其事不弊亦鮮矣今若選之如

光祿如太常如鴻臚如國學必以七品京職官之賢者會兵吏二部選而任之陞之亦必以其官則人人自重矣故官不必多惟其人該有三司去處止用寺丞一二員提調分巡分守管理南北直隸每員管轄三四府得廉幹五六人往來經畫馬政不舉者未之有也林狂言一出不知者將以爲林自爲也故欲待任滿別除而 上之 朝廷庶可以避嫌可以遠謗又恐是時無有識見通達維持才力如明公者故將言而復徘徊數日今欲用林之言乞將林補外林將甘于食而安于寢雖沒齒何怨焉

上兵部論操備馬匹書

林以鄙猥過蒙不棄感激有年矣今者承委芒刺盈體初考踰期益增驚愧然公事固不敢避有言亦不敢默切惟印給操備馬匹自來本寺故事兵民豈至妨害向失而今復之寔由名公輦協心經濟善始善終之妙益可見 朝廷舊制之良也當革復之際必極處置之宜庶可銷弭小人口頰不然鮮克有終矣且此舉有貴有賤有民有物使之各得其所斯不負名公秉軸之心今馬二千有餘出自七十州縣其地豐歉遠近肥磽不同官員賢否勤惰不同馬之南北高下臆瘠所產所市又不同力為同之勢自不能以選之之法不過去其老疾而於駑駘矮瘦者豈能盡去哉又豈能盡其地之所市所產者而併棄之哉若不姑從其所市所產而欲太加黜換民力竭矣設盡

濠州集卷六
棄至美至陋而槩取其中者以銷人言則是世俗愚
弄之術儒者固如是哉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因其
不齊而使之各得其所殆亦齊美此林所以悄悄不
忍不言也林之愚見欲乞執事先與主帥議令各營
把總立辯其官其軍賢否力量各列為三等著之簿
書林於馬匹亦已分別矣因其人高下而 之馬亦
註於簿書然後按籍唱名印俵禁毋臨期誼譟如此
於官軍且有勸懲之名而於民物兼無棄捐之苦矣
林不智不識以為何如林昔客于京館人領馬從太
僕歸者高可駉駉勢將凌空過者側目既而其家食
不給調秣失節數日之間鬣尾禿而色黯首垂而氣
沮人有熟視而涕泣之者林恠之答曰某棗強人王

某某與其四戶傾產共若干縑購若馬於隣邑計謀
日夜而得之芻粟日夜而飼之辛苦日夜而獻之於
官惟恐不堪而今至是耶是以淚弗能止馬踰月死
林嘆曰竭四家之產以資一馬冀得少助有功不恤
也而廼置之死何其憊也究自誰與今之馬亦有鬻
產而得辛苦日夜以飼解者其勢欲追風掣電者或
百中之一一旦置于不良寧有不涕泣者乎林愚戇
敢併以告伏願明公婉而導之以康濟民物則亦老
安少懷物各付物之心也執事先有此心者也林狂
妄以獻是不智之甚者也其不動執事之笑而抑之
者鮮矣隱惡而揚善又豈非執事之本心哉執事必
自裁度處中矣林何敢強聒臨書戰兢匍匐俟命

與吳吏部辭温州新命書

吳江大使至伏蒙寄示手書備悉所以得温州之命者且又慰諭諄悃感刻感刻先是南京陸郎中過此已得此信僕謂有知己在當道必不強林此事既而稍稍有傳聞者僕猶不以為然不意遂真有此事蓋僕於執事兩為同年託交最久區區心事執事所知弟自知才薄數奇而又戇直不能與時低昂犬馬之齒又已漸長故甘自委棄臥歸鄉里思欲飲酒賦詩以樂餘年蓋七年於茲雖家事未遂而此心日就灰冷前歲執事守制還吳辱不鄙夷敦以故舊之好二三年間會聚最數談讌最密然未嘗一語及茲事每執事有言僕輒有決絕之詞此執事所聞神明所鑒不可誣者不意執事之不相知乃爾縱此舉執事不與獨不能庇之乎最後知出於劉屠二公之意而執事復有阻之之言此誠盛情盛德所不敢忘然竊有未當鄙意者來論謂且有提學僉憲之舉果爾則執事之所以知僕者特知其欲為好官耳往歲貢文選亦有此言僕嘗告執事拒之此書當猶在執事篋中乃今遂忘之耶夫方面則樂受之有司則遷避之是誠何人哉僕不謂執事知僕如是之淺待僕如是之陋也僕自第進士為縣自縣為寺丞皆仕途所鄙棄不屑者而其笑而領之當此時年少氣銳誠不自量謂可以行其素志或能有所建立比入仕版頭躓困頓憂患百出驅馳二十餘年竟無寸補始厭惡不甘

思以自息乃有移病之舉至於專城之任古人所重
志士之所樂為彼以是為榮固非君子之心而不足
於此者亦豈安今之士執僕不敢自躋於君子之列
然粗知富貴利達非人所強而出處之際則不可不
慎蓋僕由科第入官以資格年勞轉徙雖鄙劣無狀
然未嘗以薦舉干人是以驅馳最久而官止六品職
惟牧乘未嘗有所怨尤誠不敢自負其初心也今者
家居七年一旦有此中外紛紛莫不以執事僕鄉里
同年為之周旋在僕固無足恤而執事何亦不自惜
以取此循私不美之名哉今僕之所深恨而惜者誠
以此舉不出之執事又不出之諸公而所以為之者
乃温州一士人之私其所以為此者徒欲騁其所能
以誇悅其鄉人耳先是六月間有故吏李穎過此已
畧知其謀以其小生無能為也弟置之詎意其果能
以不肖欺諸公而卒遂其媒孽也今諸公徒知彼之
惓惓於僕以為忠厚而不知得以進之亦得以退之
僕雖不才決不能出其門而受其籠絡也雖然僕亦
不能無尤於執事者始鄉人湯塗歸自北以宜興公
之言告僕謂欲與林一佳郡當與匏菴決之則是此
舉乃始與宜興公而實贊成於執事也夫執事為時
名臣負天下之重望而以爵祿私其故人甚非僕所
望於執事也且僕三四年來鬢髮皓白牙齒脫落兩
足僵直精神耗短歲時謁家廟拜起之餘率二三日
疼痛與人談話亦舉首忘尾今浙中監司甚多訟牒

其繁使之奔走俯仰以守簿書期會鮮不敗者執事自謂僕故人也顧不能相恤驅之使屈膝於鄉里小兒亦獨何心哉昔嵇叔夜因山公薦已爲吏部作書告絕謂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今僕之不可不堪不特六七二三而已彼薦以自代固不由他人而尚出絕交之言况乎徇物情以喪故人之高哉今僕猶隱忍不即敢與執事絕者誠猶有望於執事也今誠得以周旋諸公間追回成命或黜歸田里以遂其素願不至負其初心是亦故人之賜也不然執事雖不絕僕僕亦何顏復託於執事哉比自聞命以來驚悸惶恐舊疾復作慌忽中不知所云極爲搪突惟執事念之

上徐閣老書

林棄廢家居又以猥賤不敢當貴重之齒坐是遂不得以時候問起居在他人縱不加譴亦將不之省錄矣乃荷不忘每人至輒寄聲存問既久而益勤此自明公不遺故舊盛德顧林素賤無識何以堪此每思自奮以効分寸圖無負明公之知而衰病侵尋卒無可進之緣方此愧恐而忽有溫州之命乃知明公愛我之深不但託之空言而已蓋必欲致之使有以自見盛德厚恩雖沒齒不敢忘者弟自聞命以來舊疾復作不能即上謹具封事令家人陳病乞免伏望明公終始周全不勝幸甚蓋林家居已久而忽有此舉甚駭觀聽况又今年五十三歲精神漸短必不堪此

劇郡萬一強勉從事恐亦徒有累於明公無益於事也未階參對伏紙不勝願望之至不宣

與李閣老書

僕自惟衰病棄置不復見齒當世故人事疎嬾凡書問之類率皆苟簡不恭故久不敢陳於大人君子之前想能亮察也即日伏聞起居欠和不審比復何似伏惟萬萬加意調護以慰朝野之望賤子移疾之故執事所知蓋自以驅馳之久無所補益故甘自委棄以樂餘年耳詎意當道者不知誤以為可用遂有温州之除今不得已令小童叩闕陳免伏望念二十年相知之故曲為憐愍俾得全美其事以終遂其首丘之心則故人之賜厚矣未緣參承臨紙不勝願望

之至不宣

與佖侍郎書

生以蚤歲為執事屬官已受知門下今二十餘年矣每思自奮以圖無負於知己者之望而鄙劣不狀齟齬當世竟以多病無補與告還家自今不復更齒仕路矣乃者忽有温州之擢聞命悚惕方圖勉赴而前病益加不能上道謹令家人詣闕陳免伏望明公終始周旋言於屠先生前俾得致仕終身不勝榮幸蓋生家居日久忽有此除殊駭觀聽况以五十三歲衰髦之人而理此劇郡亦何所堪凡此皆執事所宜深察而憐之者故敢率爾奉告未緣參對伏紙不勝願望之至不宣

與謝方石先生書

蒙賜源淵錄讀至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其議論雖未敢云默契覺於僕甚有力既而讀文公行狀反覆數回林雖鏤心破膽所不敢望其一二又豈漢唐諸人所可知者哉既又贈及赤城志其凡例畧表之特異文章之簡古固有出史家之上者而每篇論著深為世道真若歐陽氏之作五代史每篇加嗚呼字以寓微意者不獨深警乎僕而為政可少指乎紕惜乎林以蹇拙之見困頓於簿書期會之間而不暇勤勤誦維也受教之頃敢不拜嘉所以久未敢裁答者不敢輕喋非慢也諒先生明察必不譴訶竊又有少疑者錄及真王何三先生而不及魏了翁必有深

意僕觀了翁潛心道學著述頗悉而立心行已不下於真文忠者嘗讀文忠全集內有作釋氏疏薦亡考與妻者甚多而了翁絕無此筆而其討論經史有前人所未到者乞略示下以祛迷惑近以訟多郡人時有謗言自揣不能力學聖賢不能積誠所致故因天變上疏懇辭倘得俞允必造門下請教也疏未敢錄上者有所諱也得行下乃可請教期今冬明春監司去後欲請至江心寺一行僕當親送至雁蕩拜方巖而歸不知先生之意何如若得俯從豈獨江山之輝於僕實增重焉未階叅謁臨書不勝惶恐

與金運同論鄉飲書

鄉飲所以尊高年尚有德林以不材承乏是郡不敢

不遵 令典謹按 皇明禮制及儀禮圖俱舊書傳
習僕居東北三僕次之衆僕下列皆致仕及見任官
充之大賓居西北三賓次之衆賓下列皆布衣人充
之今日鄉黨莫如齒若專以齒則仕者雖顯亦不得
坐於年高布衣之上故特設僕以處之不得以年相
凌也若以爵執事固當處僕之第一位不當與布衣
列若以齒則執事之年八十有四不當奪九十六之
鄉丈也况今日之飲專為賓設聞執事云僕雖居左
不得與主人勸酬若是以勸酬為高下則是欲俗目
之美觀而忍棄古先聖王及 朝廷大法也執事以
新刊 制書以質是非則 皇明禮制又非 朝廷
之法乎質之禮經僕者選也尊同若以執事之僕不

得與勸酬即欲辭之而今欲改為大賓則凡有爵者
皆改僕為賓而衆僕或不改而見任之僕亦可改為
賓乎若大賓改為僕則三賓無爵者亦可改為僕乎
衆賓亦可謂之僕乎以此言之則僕可為賓賓可為
僕先王不當立此異名矣執事歷仕既久年德俱邵
何不講明而據俗人之聞見以為美惡執事必欲居
大賓位則當逐去鄉尊九十六歲之張琴斯坐為穩
當矣又檢禮房卷一宗蓋是先年執事訟許善繼之
事有無未可知但據禮生善繼供狀行移本是告虛
而該道難於追問竟加許善繼營求革去大賓當時
府官亦只唯唯不知此等之事正當集多高明反覆
辯論何者為是務究根本使賓僕介主之說瞭然明

白何致今日之辯而首鼠含胡其間致令今日執事
之欲辭僕居賓執事固得致俗目美觀矣而反不顧
大禮之失耶林以新任於此大禮尚不能辯正則其
餘可知矣伏望執事委賜從容曲從卑禮慎勿與俗
人頡頏不勝顙望之至

與劉閣老書

林昔以草茅辱先生謬收仕籍後既病卧田里復蒙
誤薦邦侯林素不敢私先生亦未嘗以私錄况二十
餘年坐主門生之情寥寥無一芥之貢林自分必見
絕于門下豈敢復進寸步哉不意先生之愛林如故
林揣知愚庸必有命數之偶合於先生非以行與能
動也今受命以來帶疾強事而皇天震怒兩三月

內大彰災異此人不能窺而獨蚤鑒于天者也若
自省無愧亦所不辭今畧省察身心危殆蓋溫民之
望林猶饑渴之欲飲食到任之後所欲不能與之所
惡比舊加之正若乘破舟以拯溺不至於俱敗不止
也若鹽運司之符韓參政之與巡鹽鎮守市舶之差
軍職得以肆侮解鐵逋至十年而本部不肯准其納
價遠方馬頭准其解銀而彼處行文拘提官吏不至
是皆盤詰積習若膠漆鞏固琴絲綢繆而不解者况
林才力之弱衰病之侵何以堪此雖承明教欲以德
禮為治而病深創沉無從施處伏望曲垂恩宥少解
罪人得放歸田里且便一樂若得行下寬恤一二不
獨先生無失舉之非而賤子漸可居民之父母非先

生守之之正見事之敏固不敢以此言告未階參謁
臨書惶汗不勝伏乞為 朝廷萬民自重不宣

與李西涯閣老書

林棄指里閭濫叨劇郡備知雅情所致感激無量但
林以衰病之人而溫之人尚欲似舊時責望則夫舊
逋宿弊上併下怨鮮不敗事然而 上天震怒災顯
一方此非人所能知而獨鑒于天者敢不退避謹陳
短疏伏乞維持使林得有所安若求牧與芻而不得
必反諸其人矣今日雖不去安能卜他日之久戀哉

上魏太理少卿書

林自癸軻仕途懵然無似任意直行自今日觀之得
罪多矣荷蒙名公俯意獎勵得不辱士林中繼而掄

揚過分遂得見知于張司馬佖吏部及監司諸公乃
得雪鼠牙之冤言及于此實欲圖報萬一柰顛躓百
出日淪汙泥料難強進甘沒艸野者七年優游嬾散
樂不可言當道相知非不見憫適為溫之士夫以牧
守一薦而果皆翕然相和謂此官此人若稱量較勘
者雖有懇辭終不得請噫林年將六十頭已半白而
又衰病日尋能受此簿書期會稽首匍匐呵斥於晚
輩之下階况舊弊宿逋上徵下仰無有見憐如明
公者雖良平之智管晏之才恐亦難容矣然林此言
止可對明公云耳他人不曰狂妄必曰不安今然林
之資格所當得猶足自慰又以明公之德之才之名
又舊有地步一旦為人所抑若此豈惟林之錯謬將

使天下之有識皆為錯謬也雖然大理古廷尉重臣
南京 朝廷根本重地明公名節至此益得有養於
九卿之秩亦不少減於明公畧無所損亦無可惜林
但為 朝廷惜之為百姓惜之為吾道惜之孔子曰
道之將廢也歟命也明公當以自慰諒不待卑末贅
言謹錄近所為疏并書請教亮惟不吝指示林近又
以天變上疏懇辭亦未知時相肯優容否未階承謁
心旌懸懸不勝瞻睇

答謝方石書

其以狂率不檢為言者所劾乃作鄙詩自解蒙不棄
指見和且意味深長所謂一士之謬僕何以當此豈
孟子之見憐匡章者乎感佩感佩奉上遊山稿乞點
竄定乃敢出正謂側珠玉而覺形穢者萬萬勿吝刻
板乞付來敢不惟命三月十一日遣吏夏經上疏乞
歸想不久得報臨書不勝悵望之至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